



关于书斋的梦想

□ 董天怡

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他读书的样子自小就刻在我脑海中。

在村小的大教室里，冬天的早晨，父亲穿一件褪了色的兰色棉大衣，坐在一把吱哑作响的竹椅上，双手捧着一本书，身体凑着炉火前倾。火苗映红了他年轻的脸庞，随着他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上下跳动。

父亲从乡村到乡镇，在中心小学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的小房间里，有一张黑色的办公桌，父亲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父亲曾自我调侃，如果这里可以称为书房的话，一定把它命名为“三味书屋”。父亲所说的“三味”是茶味烟味酒味，因为他好茶嗜烟喜酒。

后来，我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工作，以父亲的名义分到的住房，成了我小家庭的安身之所。父亲骑自行车每天往返，白天和我在一起。旧教室隔出来的火车厢式的住房，一长溜共三间，我们占据了西边的两间，东头的单间为另一家所有。没有窗户，里间黑咕隆咚，外间也不敞亮。父亲一开始把办公桌放在外间的窗户外，眼睛老花后，他干脆把桌子搬到了外面的天井里，横放在屋檐下。光线好了，可也有麻烦。遇上大雨，瓦缝漏水，地上溅水，根本无法落座。春天雨水多，雨小的时候父亲就挽起裤脚坐在那里。他身体板正，手执毛笔备课，有时也抄书，投入时，他的嘴巴会随着毛笔上下左右，努来努去。

父亲爱读书，可他最终也没有一间真正的书房。父亲给我留下的书不多，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两本《古文观止》，三本《红楼梦》，还有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函授学习的课本。

《古文观止》的特殊来历，父亲跟我讲过许多次。当年宁继福老师与父亲成了好朋友。宁老师有两只上了锁的木箱，里面全是藏书。父亲向宁老师借书。第一次宁老师有过短暂迟疑，很不情愿地站起身，从裤袋里摸出钥匙，走向摆在很远的木箱。开锁、翻起搭扣，打开箱盖，一整箱书袒露在父亲面前。宁老师问：“你想看什么书呢？”父亲有备而来，脱口而出：“我想先读读《古文观止》。”宁老师翻了翻，拿出两本纸张泛黄的书，郑重其事地递到父亲手中，说道：“别弄脏了，借你半个月，行吗？”

父亲拿回书，如获至宝，一有闲歇，就用毛笔抄写在备课纸上。由于工作和家务繁忙，又没有安静的书房，半个月到了，两本书连上册都还没抄完。按照约定，父亲把书还给了宁老师，但过不了多久，他又惦记那两本未抄完的《古文观止》了。第二次再借，宁老师很快就将书取出来，给了父亲。

父亲还向宁老师借过其他书，借阅《古文观止》的次数最多。后来，宁老师到社科院工作，临行前，他把《古文观止》送给我父亲作纪念，如今它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那套《古文观止》风干了水分，变得十分脆弱。早年，我还经常翻阅；现在，有时因为怀念，我只能打开包裹它的花布，凝视一会儿。对于要不要送去修复，我十分矛盾，顾忌它被修复以后，失去经年累月的丰厚，失去绵延不绝的深情，找不到它作为象征，赋予我书房光明的亮色。

因为父亲的缘故，关于书斋的梦想，数十年在我心

里沉浮，无数次涌动的念头都被强压下去了。记得朱熹说过：“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细看字，仔细分明读之。”读书是最具仪式感的一件事，需要正襟危坐，需要静心投入。书房是诗书的殿堂，不能浮皮潦草。

间续买了一些书，偶尔也端坐其间，但俗事的烦恼在心里起起伏伏。直到几年前，那个承接父亲心愿，关于书斋的梦想日益明晰，筹建书房才真正付诸行动。

南向九平方的小房间，先放了一张小床，以应不时之需。下定决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床撤了，然后将书桌对窗横放，与书柜垂直，便于采光，方便随手打开书柜阅读。由于学习方法，我给书房起了一个高号，出自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叫“鹤玉轩”。

“鹤玉轩”是曹雪芹祖父的高号，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来历。据说，古时有一座名山，山上尽出玉石。因为俯拾即是人们又不知其贵重，大家捡起来用于驱赶喜鹊。曹雪芹爷爷感叹怀才不遇，曾对他奶奶说：无论多么好的人才，没人识，只是一块鹤玉。

在常人的眼中，书斋，它首先是房子，像随园那样静能读书，动能赏花赏月，更好。但追念父亲的梦想和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恍然大悟，村小的大教室、乡镇小学的“三味”宿舍、县中的房檐之下，都曾是父亲的书斋。他让我懂得，不管身在何处，书斋都只是承载梦想的地方，实现梦想都必须超越书斋的局限。他短暂的一生，并未因没有象样的书斋而失色，他是一块“鹤玉”，他的梦想早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又到春分

春分之日，昼与夜平起平坐
明与暗等长，模糊梦与醒的界限
冷与暖平衡于天平两端。天空蔚蓝
微风带暖枝头，垂柳轻拂，桃红杏素
阳光穿透云层，如琴弦轻弹
暖意光芒，涌动麦苗一片翠绿波涛
蝴蝶戏于花间，鸟语如珠潜行与于山坡
水田间，农民播种新的希望与喜悦
河堤上风箏高飞，带着童年的梦想起航
燕子穿梭于旧堂前，细语归来的喜悦
羊群唤醒草根，吃一寸长一尺
新生渐露锋芒，生命之歌悄然开启
生命得以重生，自然有序轮回 (汪溪)

植树的幸福

在春风中播下希望的种子
大地渴望着绿色的拥抱
植树的幸福，从指尖绽放
让生命在土地上舞动

一棵树，一片绿
是大地的心跳，是生命的礼赞
在城市的喧嚣中
植树的幸福如清风般传递

挥洒汗水，播种希望
每一棵树都是爱的延伸
在阳光下，在雨露中
它们静静地诉说着生命的美丽

植树的幸福，是与大自然的对话
是与未来的约定，是与生命的相拥
植树的幸福，更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担当
植树的幸福，永远在心间绽放 (周玉成)

儿时的春天，在矿区看露天电影

矿区不大，风吹得很快
比如晚上六点在草坪放电影的事情
最先到达的是一群小孩，墙头，树上
铁塔横梁间，每一个制高点
都站着不安分的发声器，然后是
三三两两的妇女，拿着板凳
或者马扎，找个平坦的位置坐好
手和嘴各自忙碌。男人们姗姗来迟
用尚未洗净煤尘的手，搓搓杂草
席地而坐。电影的内容已不记得了
观看的过程也无可记之处
不过是缓缓的河流掺入一粒细砂
每一滴浪花各有各的故事
在树荫下，在星光下，在太阳下
一一放映 (李欣茂)

互为春色

蓝染布料的玩偶
斜躺在草地上
落叶是春天的骨骼
斜靠在草丛上
生命的歌谣从泥里破土

山峦这一刻崛起
风从抽打变成抚摸
万物变软
石头也在蹲守一刻钟的温柔

把盛开的桃花折一枝
一朵扔给山边夕阳
一朵戴在头上
大地的春光盛开在脸上 (朱俊)

植物化

植物还没有变绿
但空气中已有
草木散发的气息
附着在墙壁、树枝
不易察觉地浮动在
社区里，街道中
暖了好几天
忽然一天变冷
白太阳普照
夜里温度又
凉得人皮肉发紧
好处是气味也遇冷凝结
手上新生星点小痣
闻起来透着清香 (王笑风)

折返的候鸟

每一次冰雪消融，都将化为一种离愁
漫山遍野花开的时候，我已飞往远方
却带不走熟悉的故乡
那片狭小的天空

小时候的我，总是幻想
自己是一只鹰，在风雨里长大
在故乡的天空下自由翱翔
长大后，慢慢发现自己并不是那只鹰
而是一只每年都会折返的候鸟

每当迁徙的路途，掠过熟悉的天空
我的心，始终指向
充满爱与回忆的故乡

曾经那些简单而纯粹的时光
都是永驻我心间最美的风景
无论飞多远，终将折返
每一次折返都是一次心灵的归航
因为那里保存有我无法割舍的眷恋 (也木)

漆树芽(外一篇)

□ 李勤安

大蘑菇

到工地的第二天，我就被河滩灌木丛中那些笔直，顶着嫩绿的树木吸引，怀疑是香椿，走上前仔细观察叶子形状极像，只是少了那种浓郁的芳香味儿。印象中村子角落落生长的椿树还有招惹“花媳妇”、散发着掩鼻气味儿的臭椿，以及不香也不臭，可以食用的白椿。眼前的应当是白椿吧。

白云深处的地方，交通不便，物资紧张，万物竟发还有段时间，白椿就白椿，有菜吃就行。不想，常年跑山的茂叔告诉我漆树苗。待确定不是说谎，联想那些中漆毒后肿胀的面目本能地躲远。茂叔笑着说只要不让漆树汁沾到皮肤，特别是划破皮肤，大多数人都没事。漆树芽可以吃，我们早上那盆凉拌菜就是这东西。当时灯光昏暗竟然没注意到是啥菜，稀里糊涂地就吃过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端着脸盆经常到河滩扳漆树芽。扳下一大堆，在清凌凌小河边洗净。炊事员倒进锅里焯水后捞出，晾凉切段，放上辣椒面，泼上热油，搅拌均匀一道凉菜制作完毕。

漆树芽嚼着脆脆的，有点油香，虽不比香椿的味儿鲜美悠远，齿生香，但也差不了多少。漆树的生命力顽强，扳过一茬，过几天又爆出个芽包。持续不断的山风吹过，仿佛转眼间就绽开成一丛绿叶。头茬的嫩叶把积累一冬的养分用的差不多了，二茬的味道不咋样。好在这时节山坡上别的野菜已经破土发芽，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与时光对弈

□ 王紫东

记忆的深处，有一张陈旧的棋盘，黑红棋子厮杀于楚河汉界。回首岁月，象棋风云使姑丈攻防兼备的棋路得到伸展，也使我的童年多了一份乐趣。

“河界三分阔，智谋万丈深。”象棋盘由九道直线、十道横线、九十个交叉点组成。别看只有这么些地方，棋子的战局可谓瞬息万变。姑丈常说，不可一味进攻，不可一味防守，攻守兼备，智勇双全，方可占得赢机。

在炎热的夏天，姑丈总爱叫上几个亲朋好友，蹲在榕树下一边乘凉一边下棋。我蹲在旁边，听着大人们分享生活的乐趣，看着热火朝天的棋局。姑丈下棋时的神情大有“胸有惊雷，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的风范，每每落下棋子，都让对手感到高深莫测。为了让姑丈败下阵，围观的人都为姑丈对手出谋划策。可是当众人以为胜券在握时，姑丈一手经典“马后炮”犹如冷箭般射入了众人心里，伴随着一声“将军”，姑丈顺利拿下棋局。



唐古拉山的口口

□ 邵琳

2023年11月14日夜半时分，我们上了从上海到拉萨的列车。经过两夜一天后，列车到达此行中海拔最高的地方——唐古拉山脉。

早晨7点23分，我从卧铺上坐起来，看着外面黑黢黢的天空。渐渐地，天边的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由纯黑变为深灰。我心中一喜，天要亮了。早餐车来了，灯亮了，人们陆续从上中下的铺位中起来，开始活动。窗边一个男孩子吸着氧。

而我则始终关注着外面天空的变化。因为我要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看日出。手机备忘录打开，及时记录每时每刻的变化。

外面的天空不停变换着色调。现在即使亮着灯也能看到外面深灰色的天际线。天际线越来越清晰，天边的颜色也由深灰变为淡蓝。

在窗边吸氧的人又多了一个女孩。若有若无的橙色出现在天边，一颗启明星孤独地在空中看着大地，似乎也在等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方向感消失了，但从我这边的窗口看出去应该是东方，火车在向西南方向行驶。天边的蓝色与大地的黑色仿佛在做对抗，黑的愈黑，蓝的愈蓝。蓝色已经完全主宰了东方天宇。

慢慢地，橙色在酝酿。一会儿，蓝色慢慢腾腾，橙色越来越亮，由淡淡的一痕变为深深的一抹，大地上的黑暗愈来愈黑，仿佛在作愤怒的最后的挣扎。几分钟后，蓝色中融入越来越多的橙色，线条般的橙色开始密集起来，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工棚西北角那朵顶部灰白的蘑菇发现时已经有拳头大了。山坡的树林里、小溪旁、灌木丛中各式各样的蘑菇不少，有的颜色分外鲜艳，从书本上知道越是漂亮蘑菇有毒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即便工地人最多的时候，常年累月跑山的“老江湖”带着我们搞山货，采蘑菇的经历却始终是空白。

工程一段落临时放假，我和一位工友留守。有天上午来了位采药人要住宿，我俩大力欢迎。热情招待他坐在铺满青草的空地喝水，和我们天南海北闲扯时，自然扯到山里的野味儿。我们让他辨认这朵有小碗大的蘑菇。他端着大茶缸走到那儿一看，扫一眼就说可以吃，中午做饭就吃它。

蘑菇洗净后撕成细条，下到汤面锅里。野生的蘑菇果然美味儿，满屋子都是鲜蘑菇的味道，经久不散。可以说蘑菇的参与直接提升了那锅汤面的档次，我们胃口大开，最后把一锅面吃的干干净净，一点不剩。这是我吃到最鲜的蘑菇，没有之一。

后来那地方残根上还冒出一丛蘑菇，先前的一模一样，我俩商量好似地都没提出摘了当菜吃。尽管，我们都知道它的味儿鲜美无比。

多少年过去，那个打工的山海只在梦里出现过。不过，漆树芽的清脆，野生蘑菇的清香一直留在记忆中，往昔日子的那种特殊的味道就鲜活起来……

为了打败姑丈，我自学象棋。每当学到一招一式，就迫不及待找到他，和他较量一番。来到他家，姑丈不急不躁地泡上一壶茶，点上一根烟。棋局开始，我把象棋的经典绝招通通使了出来。“巡河十八打”、“仙人指路”、“屏风马”……面对“来势汹汹”的我，他落子不慌不忙，手法老练，将我的攻势化解，然后赢下棋局。哪怕我绞尽脑汁，姑丈神乎其神的棋艺，总是将我打得丢盔弃甲。离开时，他摸着我的头，笑道：“你还小，只要总结经验，不断学习，我相信你的棋艺会很出色！人生路亦如此，要不断吸取经验勇往直前。”往后的日子，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和姑丈下棋的日子，成为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

直到我上小学，后来远离家乡，找姑丈下棋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之后，姑丈也很少下棋了。

近日回到老家，我马上找到了姑丈。经过时光的洗礼，姑丈已经不再年轻。看到我来，他一头钻进了杂物堆，找出了那一沓铺满灰尘的棋盘。我用力一吹，灰尘飞扬在空中，棋盘似乎挣脱了时光的束缚，重新展露出青春的气息。姑丈的棋路依旧是老辣稳健，攻防兼备的风格依旧。当姑丈以为胜局已定时，我重重落下一颗棋子，道：“马后炮！将军！你输了！”姑丈点点头，笑着说：“你终于长大了，我也老了！希望你以后在每一次对弈中掌握方法，切记不可一味图胜，才能走得更远。”

是啊，人生如棋，我们最终要取得的是与自己对弈的胜利，步履轻松地走好人生路的每一步。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天际看，火车继续在高原上奔驰。窗外仍然是山，不绝的山，起伏的山。山阻隔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有光，一个世界暗淡。我，就在这无光的世界里望着山那边有光的世界。

渐渐地，天际一片橙色。原先的蓝与现在的橙握手言和。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世界呈现一片祥和的气氛。

列车要转方向了，看来日出要看不到了。我心中微感遗憾，毕竟我已经盯着天际看了很久，心中一直期待那个时刻。

这时，火车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似的，慢慢又转回来了。此时，橙色消失了，金黄色出现。

忽然，一座大山阻挡了我的视线，我心中一凛。不过，也就是一瞬间。大山之后，眼前一亮，黎明到来。大地上的黑暗完全消退。大山的真面貌显现。原来白雪已经覆盖了山的所有肌肤。而山那边的天空更加明亮。

我的目光从高处下移，视野所及处，是一片冰原的景象。随着列车的行进，天边的金黄色形成了暖暖的保护带，仿佛唯恐会惊扰了下方的这个刚刚苏醒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在等着那个时刻。冰原上只有山、河。而山、河不过是例行公事，对它们而言，太阳的升起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

金色的线条愈来愈粗，色彩愈来愈浓。我感觉那边有一只画笔在描绘着。金色由线而面，逐渐扩大。而金色下面仿佛一只巨



寻找春天的海子

□ 曾维晨

老母亲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起了你，她面朝河谷，日渐衰老。在这个大地微温的春天里，人们去寻找海子，而她却在寻找海生，那思念如潮水般涌动着。

门前的麦田又绿了，一阵阵微风拂得旁边的树叶沙沙作响，细树上停满了白鸽。在这片粗犷而富有生机的大地上，海生，你父亲对土地的爱如同细腻的笔触，一垄又一垄地耕作让他的骨骼如老松枝般坚韧。炎热的午后他卷着纸烟靠在树下，虔诚地接受歉收或者丰收的考验。麦田绿了，你望见了辽阔的草原，海生，为何你在草原的尽头两手空空？为什么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那夜我辗转难眠，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

在春雨的滋润里，野花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蛙鸣，蜜蜂在我的身旁起舞。清冽的水井中有我白发苍苍的影子，我看见了水中或明或暗的云，但是我觉得天空很小很空。大地上的雨水流如毛细血管一样汇聚成河，最终流向了远方的大海。而你走得比大海还要远，你走在了春风里，春天的诗草上凝结着晶莹的露水，和煦的春风让你写下了最后的遗嘱——原谅了所有的人，我看见烧红了的海平线上升起希望的光，我不知道需要多少脚步才能跨过戈壁、荆丛找到你。

海生啊，你来自人间一趟，你是否真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与光芒？你说过：太阳强烈、水波温柔，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你说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月光下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村子里依然是原来的模样。

每年春天都会有人谈起你，站在麦田、站在海边、站在春天里，而你的二十五行诗已经深深刻进了我九十岁的年轮里。每当坐在院门口的矮凳上想起你的诗句，我仿佛春天的泪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笑容。

手在向上托举着什么，又仿佛一只硕大无比的特异兽即将探出头来。

我向那些山，一个又一个山口都是耀眼的金黄。究竟会从哪一个山口诞生呢？我拭目以待。

终于半轮金色的圆慢慢探出半个身子来，接着猛地一跃，整个圆球冲出了地平线。它挣脱了束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傲地望着这个世界。它的出现，终结了黑暗的统治，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行动力驱逐了一切的黑暗。

太阳出来了，一切的污秽都无处藏身。就连雪也静静地伏在地面上，接受着阳光灼热的痛感。

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此刻，大地上光芒万丈，从天空到山谷，一片明朗。

唐古拉山到了，海拔五千多米呢。火车里有人交谈着。

长江在这里诞生，黄河诞生地祁连山脉从属于这里。

这是诞生两条大河的地方。想象着两条大河奔腾而下，润养着华夏。五千年来，华夏子民在大河两岸生生不息。而就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一轮金色的太阳缓缓升起，它明亮的光辉照耀得白雪光耀耀目，照得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车厢内异常安静。所有人都沐浴在这纯洁的光辉之中……